



後
來
的
她
們

游
淑
如
著

目錄

- 6 自序
- 7 致謝
- 8 全書摘要

- 9 之一 **聽風唱歌**
- 10 飄洋過海來看你
- 12 一場遊戲一場夢
- 13 天天年輕
- 14 城裡的月光
- 15 忘情水
- 16 大約在冬季
- 17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 19 愛情釀的酒
- 20 鏗鏘玫瑰
- 21 傷痕
- 23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 25 讓我歡喜讓我憂
- 26 愛如潮水
- 28 剪愛
- 29 夢想時分
- 30 跟往事乾杯

- 31 冷井情深
- 32 至少還有你
- 33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 35 當愛已成往事
- 37 **之二 味蕾記憶**
- 38 媽媽的餐桌
- 40 家鄉味菜單
- 41 香蕉花研討會
- 42 禪意，在月光下凝結
- 45 鄉愁介繫辭
- 46 碳粉不足，取消列印
- 48 繚繞的香氣筆跡
- 50 在乾燥的味覺上步行
- 52 四面環愛的島上
- 53 日拋香料
- 55 甘蔗蝦
- 56 母宇宙方程式
- 58 陶鍋魚
- 59 一碗愛情
- 60 樹薯糕
- 61 青春信仰
- 62 為妳朗誦，一碗樹薯薑豆花

- 64 茶香拼圖
- 67 餐桌上的都更案
- 69 味蕾別
- 70 黨蔘雞鍋的氣味
- 71 巴東牛肉
- 73 等待收訊
- 74 仁當拼圖
- 77 無法剝除的生活
- 79 潮間移動
- 82 被悲傷超時擰乾的雨
- 83 比武時分
- 84 酪梨汁
- 85 答錄機廚房
- 87 **之三 以母為名**
- 88 看不見的病史
- 90 食己獸
- 91 守墓者
- 92 愛的變形記
- 93 媽媽擅長做的事
- 94 蝶影人生
- 95 盛夏的琴弦
- 96 常常，我以為那是一個名字

- 97 站站停車
- 99 溫柔冬瓜封
- 100 時間之網
- 101 蜷曲的哀愁
- 102 澆熄夏焰的那雙手
- 103 熬煮寂寞的滋味
- 104 極鑽之愛
- 105 隕星的告白
- 106 田間手語
- 108 無界詩展
- 109 新居留證明
- 110 隱身術
- 112 為母親做衣服
- 115 為妳種翅膀
- 116 祝福
- 118 缺席
- 120 記憶交接
- 121 複印
- 123 飽和的房間
- 126 對照記
- 128 撤守
- 130 有顏色的字

自序

能在這個文字逐漸式微的年代堅持寫作，其實是幸福的，意味著即使世局紛擾，生活中始終有一方寧靜的時空，能夠讓我想些不一樣的事、寫些不一樣的詩。

這些年隨著新住民人數增多，我開始找到個人創作與土地、人群更有連結的方式，就是為台灣的多元留下一些現代詩的創作，先從老家雲林開始，先後寫下《黑夜黯下，所以有光》、《雲影上的，記憶如林》、《從妳而來，由我而去》、《盛開的臉譜》，然後《桐花未曾落下》寫苗栗，《四乘二點六》寫宜蘭，《微光的所在》寫彰化。

今年決定由地域轉向人群，寫下這些年來我對那些飄洋過海來的新住民姊妹們的觀察與認識。

台灣，長久以來總是以為在國際間很孤獨，但是換個角度想，若在島內，被擁抱被認同的移民同胞多了，或許就能在這些溫暖微光中，找到更豐沛更有前瞻性的前進力量。

游淑如

致謝

僅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游榮洲先生及母親：周寶貴女士，感謝他們在那個最艱辛困苦的年代，離鄉背井白手起家時，始終犧牲自己而把最珍貴的一切資源都給予我們三個孩子，父親給了我樂觀開朗的性格，母親給了我細膩豐富的藝術天分，因為有他們，才有後來的我，以及許許多多不同面向的創作。

全書摘要

本詩集主要書寫台灣的新住民外籍新娘，分為三卷，卷一書寫她們尚未嫁來台灣前的青春時期，因此以復古流行歌為詩題呼應其心境與想望。卷二書寫她們思念的家鄉味，藉餐桌上的跨界交流來讓她們的傳統料理得以被看見。卷三書寫她們在這塊土地上成為母親身分後的種種心情，以及養育兒女時所面臨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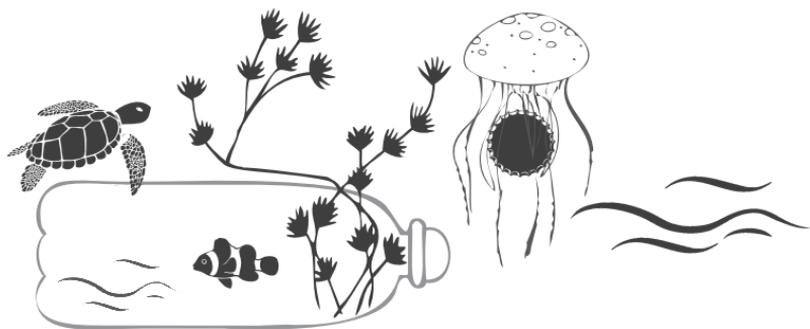
之一

聽風唱歌

飄洋過海來看你

一排浪踩薄了海洋顛簸眼神
海草是絕版郵票
等魚群輕吐出古老的地址
被藍色灼傷的天空正好
緘封時間的封套

後來，我們有了不一樣的後來
水上摩托車濺起的浪花為證
綠蠟龜空洞的子宮被塑膠袋塞住
小丑魚成為寶特瓶裡奇幻的風景
水母還在銳利酒瓶蓋間練習她的抓握反應



後來，你們有了不一樣的後來
餐桌上飄出不同風味的菜香
新型洗衣機靜悄悄地漂洗苦澀
聯絡簿上那歪扭的蟹行文絕跡
全家福照片膚色終於一致

愛 雖然是一顆會長大的瘤
但終究是良性
我會習慣與它共生並存

一場遊戲一場夢

雲的刻度未滿
比邊境更恆遠的抵達翩然來臨

香氣被縫入歲月
花朵開成沿途繽紛的
拉鍊
那些有光的明亮鏡頭
那些幽黯的瘀傷盡頭
把一生腳本寫完
自己就安安靜靜縮成杯盤間的
螞蟻
默默搜集茶包滴下的曖昧眼神
轉譯為菌落在老宅院裡的故事編年

茶香指認左心房裡
一枚慎重的惦記
安放著能夠搖醒時間的
果實

從白堊紀中期漂流到侏羅紀
翅膀只展翅在震顫瞬間
費洛蒙蜿蜒出的人生
細細的小碎步
我走向它

天天年輕

勿忘草色的情歌是記憶川流中
一座座島嶼

從不熄滅的軌道燈打在
家鄉餐桌上
看著很喘的新聞討論著很廣角的未來
表姊嫁到台灣後變成網美
生活從此圖文並茂成萬花筒
我們也平行設計著
愛情最顯眼的
LOGO

一點點茉莉一點點木樨
半匙楓糖與龍眼蜜
希望就像無痕掛勾
早早黏在 18 歲生日卡片的背面了

偶像劇裡的玫瑰
會依約綻放嗎？
一瓣愛妳一瓣愛我
究竟誰愛誰能夠持久一些？
誰愛誰又能幸福一些？

城裡的月光

給我一把魚骨
把月光的腥味梳落
把那些世俗煩憂的帳單梳破

但目盲的阿嬤喜愛吃魚
一種連骨頭都要炸酥炸脆
研成高八度粉末都要舔食乾淨的執念

於是姐姐模擬自己是船長
到荒島上去捕魚了
那個島上有滿滿的牛奶魚
流出幸福的樂音
日裡夜裡
無止盡地泅泳狂歡
被花香甜甜蜜蜜豢養著

後來生病的媽媽也需要吃魚了
聽說城裡的鱈魚更軟更嫩
依照琴鍵的美學排版
於是我開始模擬自己也是船長
把緊張抖落
準備到青春的渡口
破姐姐的紀錄

忘情水

一顆蛀牙
以頑強的神經拉扯記憶
在口腔的座標系中
下錨自己的病根

一張機票
以填字遊戲的邀請凝結渴望
破損國籍者
急需文明的隧火
才能讓內分泌失調的血清
找到一個比較先進的地址

從沉重山溪裡舀來的水
很冰很涼
可以煮好多好多杯的忘情水
想家的時候
讓自己開啟一個
屬於水族箱的新視窗

視窗裡透出
冰釀曇花的微暈回聲

大約在冬季

父親說

我很幸運是少數握有解藥的
女孩
那些不必再遺傳下去的貧窮
不必再被生活輕輕推倒的骨牌
都會在之後自動消融

母親說

月桂葉的花圈已經幫我編織好了
過程就算顛簸但我要記住把眼神拋向遠方
枯旱會過去
雲澤會湧現

慢慢變小的洗衣皂告訴我

冬天要來了
等在季節裡的郵票已經準備被撕下
地址寫好 收信人寫好
我是一束即將開好的
香水玫瑰
準備拆封在針尖上的
冬天
讓命運的沙漏
啟動倒流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許多綠芽睜著眼，閃爍
那邊一聲穿過枝椏
一聲這邊繞進樹洞
大紅鶴們勤奮地彎著頭
縮起腳把細長低鳴
密實地縫進
森林蒼鬱的領口

優雅的藍腹鵲
篤定地將一疋帶金屬光澤的
沉艷絲紗
繫在黎明羽緣
最美的鳴聲總在月光
深處
雪香的好奇
滑過蕨類咀嚼季節浮世繪的
扣縫

暗記
在每片葉子逆光的背後
在環頸雉響亮的擱淺裡
枯萎了一株野蘭的
職業欄
抖落了一朵粉蝶的
行動藝術

翩翩停在胸前的
方形口袋

袖緣是綠孔雀
將霞光雲影開屏給墨綠迷霧
林道斜斜啄醒野地旅歌
時急時緩
在空寂的潺湲聲末梢
亭亭地打住一個晦澀的結

整座蘇門答臘島的靜
便都跋涉山水喧囂而來
給巴里散山脈
一串清脆的念珠和
滿林滂沱的經文

海這邊
晦澀的結還在我舌尖
擦撞著失語的
鐘聲



愛情釀的酒

與爪哇島隔著巽他海峽相望
妳摘了滿滿一籃蛇皮果
如靜物般吸吮時間
節氣腐朽著瘀傷

隔著馬六甲海峽與馬來半島遙遙相對
妳與山竹之間
憑著味覺文意排序
沒有爭議的語感仍強

隔著卡里馬達海峽偎在加里曼丹島肩窩
搖醒那甕愛情釀的酒
實驗劇場般的排演著
過關 註冊
命運計算了幸福的可能
我只能握住一只薄薄的杯子
想像
有一天玻璃會變成一把鑰匙
尖不可擋地
為我開啟另一扇門

鏗鏘玫瑰

所有的蓓蕾
都要經過足夠的咬合練習
才能依歸某種引力
熬煮盛開的節奏

前奏響起
一款實驗電影的擔憂咀嚼著
不安的經緯
媽媽一再指給我看
那個富庶的島嶼就快要被自己
停泊

到時候
妳會習慣採收
每天微小但含金量充足
有機且無毒的
幸福與愛
並且願意
拔去自己舊有的 銳刺

傷痕

在文明的隧火還沒燒盡雨林前
大花草搶收最後一片下錨的雲
紅毛猩猩挑揀最厚重的石板填進記憶
凝結視窗的礦層
維持信仰的通風井
老虎密實地把火山所噴發的礦物質
以足印繡出依然古老的天空圖騰

那時沒有保護區
沒有地址
但每個人都有家
從巴里散山脈開始
每一粒土都會呼吸
蘇門達臘松在季節的風裡行瀟洒酒令
棕梠油是永不絕版的菌落
在雨濕了的泥地裡
日日增生成最不虞匱乏的
全套點字書

是的，看不懂文字
我們依舊光明
智識的刻度不必在畢業證書上拓碑
卻讓感官熄滅

一把刀

整座山林的秘密就會自然從邊境走來

月光自動編年

野蕨滴下飽滿的眼神

無須刻意佈展

處處都是含金量充足的行動藝術

聽見了嗎？

水的脈搏裡魚蝦梭織般遊戲

聽見了嗎？

樹的心跳中節氣撚亮一星嫩芽

他們從種族的等高線邊緣

刨出自己

舀走最後一匙粉末

如修補骨董般

精準地按照節拍塗抹

座標進熱帶雨林的吟詠裡

音符磁化為果核

等待被朗朗唱響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在夢境中選擇性的氧化
金色煙塵捲來又淡去
跨出了
深夜星光結晶變成記憶顯影劑裡
從不寂寞的銀河

老祖父坐在遙遙的牌位那端
抽著菸斗
抽著老樹的枝桠
抽著日日積累的皺紋
孩子們繞在旁邊採集童年的
笑聲
爪哇不只是爪哇
還在微血管中找到泊在更小細胞壁上的
那些響亮歌謠

那是一代又一代的祖母們在搖籃旁
唱進稻穀的海馬迴
唱進椰子的心室
唱進山竹的果核
跟著魚兒也在水波中
幫忙拾取遺落的音符和
時不時被沖散的
口音

但親愛的姐姐們
當愛啟航
發不出聲的舌頭們
突然成為沉默的血緣指印
默默地
在歷史斜坡上
重新拾回
凍僵的發言權

讓我歡喜讓我憂

撐起一把傘
從傘骨的藍圖裡走出一條
越來越康莊的
小路

他們說
以後可以在幸福的高速公路上
游泳
不需要國籍的駕照
不再需要跟影子說晚安

他們說
那裡也是有漂亮的稻田
香甜的米飯同樣喜歡青椒、芥蘭
每個家裡買得起整排全新的電器設備
另一個寶島

我看著自己的掌紋
預想一面陌生的門牌
真的會是發光的琥珀色？
還是含鐵量充足的鏽斑色？



愛如潮水

一隻頻頻發顫透光的手機
與夜晚磨擦出
精準對應曖昧的時態觀念
簡訊從遲滯班表裡
搖落一只只熟成慾望
剝出少女心 去除寂寞酸核
放進腦室微波
以 0.1 至 10 公分的頻率震盪
極性的費洛蒙轉動，相互擦撞而產生戀慕
婚姻的備忘錄是一把木梯
架在煙囪上
等著看流星雨

熱能蓄積到擁抱沸點
春風鉗起那些從億萬星光中萃取出的神秘句子們
傘同時承接雨水與陽光
淚水可以象徵感動與悲傷
手掌的溫度不只是溫暖也極可能概括疼痛
每個選項都看似冒險對立
背負刀光的甜蜜勃勃叢生
情緒飽滿的介繫詞一字排開
at 彼此最美的時光
in 未來的雲遊想像
on 最及時的真情告白
by 在有效期限之前避免崩壞

捧花還沒選好玫瑰或鈴蘭
未來式的翅膀仍在遨翔
一對戒指釋出兩個空格
choose chose chosen
現實的詞類變化往往不是背起來就算
愛是八心八箭多達五十八個瓣面
最好抗貧苦防拖磨克煩悶 且迅速溶於倉皇歉詞
才能證明沿途撿起墜落的羽毛後
還願意填完最後一個仍舊不確定的答案



剪愛

刻度未滿
再高一點點
注滿瓷杯注滿傘
直達雲寐易燃的溫柔
再響一點點
波濤的編年刨出海音
日日夜夜磨亮著
非主流美學的
岸藏包裹

邊境的線香引燃了
一把身分的拆信刀
昨日是描圖紙而
明日是羊皮紙
多餘的毛邊默默把自己摺出肉芽
然後剪掉

夢想時分

兜售夢想的使者還沒來之前

我以為

可以先看毛片，再決定配樂調性與剪接節奏

但失去掌握的

列車一旦嗚嗚叫起來

就注定播放載體的革命性改變



風箏跟雲朵

一開始就可以後製

貼滿宣傳廣告的公車

決定把夢提前載走

跟往事乾杯

斟滿蛇皮果酒
在雨林深處練舞
用腳尖生態導覽

昨晚媽媽慎重地把外婆的金戒指
定錨到我掌心
回旋梯開始啟動
某些拙於表達的情緒也跟著顫抖
在太陽穴邊緣跳房子

被消磁的老歌還卡在
那片等待被命名的小島裡
我們的杯子代替命運發言
排列出
某些拉扯的星空
沿著對角線
跟往事乾杯

冷井情深

舀出盤根的孤獨
舀出飄忽的浪聲
一面無聲剝落的
青春如鏡
天光雲影迅速收工
褪色的紙條實現長大後必然到遠方的
讖語
像一個門鈴過濾掉不預期的訪客
讓屋簷下的愛
始終沒有被雨水稀釋

鵝黃色的窗簾甜杏色的餐桌燈
每一個值得虛構的場景都光亮如蠟後蘋果
與命運交手後依然甜美
依然是誘惑的萬年代言人
我用力按住非分之想的脈搏
讓爸媽的祝福沒有岔路
往海的遠方航去

至少還有你

印刷體的英文禱詞被風掀開
一把很薄很脆
卻無比響亮的空弦

這裡的信仰習慣黑白列印
涉渡月光下褪色的松針
挑動春風脈搏裡的芽抽
梭織成
幸福明信片裡
對稱的肩線

根據聯通管原理
如果我流淚
你的褲管也會慢慢潮濕
以疤為美的招魂祭
其實是一連串未接來電的
內疚
我練習節制學會琢磨
一種感激涕零的生活

如同下雨天的騎樓
淵雅的擁擠
讓出你我之間三個字的
距離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沿著河岸
走過鏽斑的雨聲
酒窖般的一生
隧道那頭
你胎動著承諾力學
將酒瓶行動藝術成一隻作夢的抹香鯨
浮沉在不祥的船桅上
撈捕尖針夾縫的
呼吸

隧道這頭
用時間刨出愛的果核
竹竿上懸掛著仍在脈搏著的
鹹豬肉 原鄉圖騰是
蔗香永不磁化
鹹是自己記得的第一個部首
藏在冬天的陶甕裡
醃漬最纏綿的腹語術
雨梯是筆劃
扛在每個離鄉人的背上
作為在異鄉相互指認的
肋骨 拓水色墨碑
一把銷音的青菜為前景
紅燭對切成遠山叢叢
靜脈青隱約透出

被節氣皺皺的霧氣靄靄
那些陳年瘀傷印染成
骨灰罈上的釉彩瓷花
每一滴淚都失去摺痕
迅速地
擦亮原本黯然坍方的門牌

當愛已成往事

在夢裡
有一個小村莊的名字
超時響著

在狂風中
在驟雨中
曾曾祖父應許的
回家路上
潔白的雞蛋花理應沿途盛開
吹奏歡迎的
樂章
堅硬的老屋理應屹立
守著護衛的
承諾

但山河
把災難吐出
像嘔出一條奔騰的
長江
一夕之間
黑暗棲息孤島
微微的燭影一點一滴
把希望燃透

當晨露垂下

孩子依然咧開雙唇
等著半碗淡粥的哺餵
當月色升起
勇士已不敢豪飲
徒步去尋
通往救援的方向
婦女停下編織的雙手
向天合掌

在邊境
或者其他城市
也有許多像我一般的
小茉莉
我們記得燦陽的方向
日日夜夜
把靜定的痛
緊緊繡在胸口
讓歲月來撫

之二

味蕾記憶



媽媽的餐桌

媽媽躺在平底鍋上
找不到一片馬蜂柑葉
她吸吮時間
然後融化自己爆香自己
在廚房裡練習擱淺的特技
阿嬤種的九層塔蒨鬱在廚房外陽台
陽光下慎重地抽長著
可以飄出三杯雞最高音的景深
卻顯影不出牛肉檬粉的靈魂氣味

媽媽躲在餐櫃裡
執意排列她的蒨蘿籽
雖然爸爸說
蒸魚就是薑絲蔥花對味
分鏡圖裡魚還喘著，鹽還活著
泡沫一浪浪的把門牌上的地址遮住
但那包種籽裡肯定有未解開的方程式
讓她努力地代入各種粗礫公式
反而引逗著婚姻對她恣意地偷斤減兩

媽媽坐在魚露與油蔥酥的翹翹板上
忖度一碗板條與河粉之間的引力
皺紋是歲月下在女人身上的棋



那調味料呢？是郵票還是心臟支架？
被夾在社會局的關懷檔案表格裡時
她看見自己被下錨在無家暴非低收的安全座標上
像一張盡責的發票答答答打印完畢
微微繁殖出中獎的可能

媽媽累了就在圍裙的口袋裡打盹
口袋裡有不怕露出原形的另一個世界
奧黛、四身襖、五身襖有自己的旋轉玻璃門
每一片裙襖都無須註冊新的風景
國語閩南語也可以草率地退化
再不必經歷漫漫長夜的發聲練習就能採集左鄰右舍的寒暄
但醒成台灣時區之後
語言分裂成大小島嶼，而媽媽總是忙著泅泳

將自己拍打上岸
一雙雙擺好的筷子對仗出幸福的最大公約數
媽媽在餐桌上
把自己的味覺記憶對折
收進保險箱裡
總是比鬧鐘早十分鐘
冒著被世界燙傷的風險
讓我們沿著愛的等高線坐下
一起完成
逆光的克漏字練習

家鄉味菜單

夕陽把街的聲音
拉長 纏繞
成一團團相依的
雞肉河粉
在廟口被虔誠的
清湯
燙 開
再灑幾籜預知吉凶的
豆芽
慾望是漂游的
檸檬葉，提點
人生的味覺

偶爾
油鍋如選戰沸騰
幾方酥黃的
炸春捲
自喧囂的邊境
掙扎浮起
發出闇啞的
嘶吼

媽媽從來不說想家
但是把味蕾的思念
緊緊劃記在菜單裡



香蕉花研討會

面對疲軟的社會
你決定
來一場激勵人心的
座談
在香蕉腋下
最靠近心臟的位置

從烈焰裡
表演破土而出的
堅強意志
銳氣勃發的決然
是你，抵抗現實的
刀刃
來吧！不怕雨打的香蕉葉
來吧！不怕風吹的香蕉花
且看我這一招
萌 生
 意 志
 鍛 金 術
 出 鞘

玫瑰金意志是妳
越洋而蒸餾出的
精純囈語

禪意，在月光下凝結 ——蓮藕莖沙拉

妳守著佛曰不可說的
秘密 逕自流浪
隨著清澈的水泉
潺潺地誦著心經

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小小的裂縫
只是少少的苦與痛
碎花生 芝麻 辣椒末都知道

舍利子。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溪間石子的磨擊
讓妳流出淚滴
是切末的洋蔥和香菜

舍利子。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黏黏的淚水
是濃濃的眷戀
胡椒破解魚露密碼之後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超越之後
便是靜止的時刻
檸檬回憶枝頭那壓縮了的
時光圖騰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妳不語不怒
把前世的記憶
攪拌傾出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澄明的喜怒
在洗淨的芭蕉葉上
沉澱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祝禱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所有的禪語
凝結成
一方餐桌上的
透涼明鏡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鄉愁介繫辭

——荷葉蓮子飯

瘦瘦的莖
爬上荷葉
鋪展成舒服的床鋪
迎妳
小小的珍珠祝福
鈴鐺似地
讓陽光烘焙
扁扁的御守開始發酵
撐漲
一球又一球
飽滿果核繞出的
小宇宙

在小宇宙中
堅持規律的
公轉自轉
跳色之後
充滿夏天香氣的荷葉也捲起
季節畫軸
在餐桌上確認無誤的座標
行酒令般
定錨

碳粉不足，取消列印

收拾完餐桌之後
大杓鷓們銜著六百盞寂寞夜燈
沿著潮線往南飛了
鴨嘴蛤還潛在冰涼的紫色想望裡
過濾哀愁的沙礫

在這片溫暖的濕地
都市發展謊言著愛情的巢
環評報告抽換著鏽蝕門牌
學者專家們紛紛拍著胸脯保證
聰明的魚群智商那麼高
當然也懂搬家
反正泅泳出新航道
或許就可以找到更舒適的新家
就像很多東南亞移民集體移居到全新的戶口名簿裡
那根根被魚露、胡椒跟九層塔註冊過後
的舌頭就擁有更低的知名度了

在這片溫暖的濕地
為煙囪保留了長久居留權
反正動物們有鰭有翅膀有環保人士的憐惜
不像馱滿錢幣的工廠總是流連失所
它們需要大片落地窗看海
紓解苦悶的心情
它們需要澎湃的水源承載

發熱滾燙的出貨單
它們需要通風良好三面採光的邊間
才能時時照亮投資人的夢
它們當然更需要一把關鍵政策的鑰匙
把青澀的昨日反鎖在外
附一只燙金門把
暗喻手電筒即將走入歷史
喋喋的電力備妥一整面書牆的份量
以鬆軟的枕頭姿態
穩穩地插進潮間帶的床
不斷讀取歷任房客們疲倦的呵欠之後
終於再也吐不出半個字
列印出一張空白的告示

繚繞的香氣筆跡

—— 念念不忘的咖啡奶

撩起胡志明市的湍急
涉過長長街道
通往你
最恬靜的上游
划開如瀑奔躍的城市寂寞
抵達你
最滄桑一顆豆子

世界小如一片小小的
蜷曲的咖啡芽芯
我輕輕放進壺裡
然後就是冬天
深暖的擁抱
和艷橘夕陽一起傾瀉而出
小小蝸牛
慢慢爬回歷史舌根
輕輕吸吮微苦的味蕾

微風甜過一株百年老樹
每行細瘦的古老詩句款款穿越竹影
踩過火苗趾尖
驚起了滿地沁涼的
鳥啼以及
遊客鏡頭裡已然定焦聚攏的
一束晚霞

整個季節的喧擾都熄滅了
只有靜
還灼灼地醒著
一粒一例撥動舊瓦上的露珠
轉時光菩提如淺烘焙
兌一件又一件素淨的蟬衣
懸在窗前
等煉乳入定

在乾燥的味覺上步行

——酥脆越南快餅

時間從海的那端開始烘焙
慢慢轉身
妳的青春濃縮成
一條乾燥的舌頭
椰子飯、蒸粉捲、順化烤牛肉 -----
輪流躍上味覺的制高點

舌尖是甜
簇擁著愛情編年前的歡愉
繽紛的沙拉們替孩子點亮視網膜的光
總是拌出笑
彷彿農會月曆上的宣傳照
臉上每條細紋都褶出愛
熠熠耀眼

舌背是鹹
長滿每樁婚姻難言的繭
辛苦拭淚
磨久了也學會在珍珠背後
雕刻生活
譬如一艘船清空鬱悶
可以選擇飄遊在鹹鹹的海上
就不至於沉沒在冰涼的海底
眼淚是乾的身體是乾的周遭眼光也是乾的

但妳逐漸明白
陽光永遠都在
讓願意走出暴雨的人依賴

兩側是酸
梅子點名孕婦
妳陸續續生了四胎
飽滿的乳袋逐漸乾癟
在鏡前與往日對坐時
妳只能孤獨咀嚼一座隔夜的堤
避免酸意逆旅

舌根是苦
其實老早就插著路標
只是大多數的人盤算著心中美麗構圖時
激湍的熱情總是沸著
如煮開一朵陳年段木菇
馥郁香氣往往深藏在
神秘的鍋心

鏡頭從素顏的快餅開始移動
慢慢轉向
妳端坐在一袋袋整齊充盈的行李中
定格 旋即淡出

四面環愛的島上

——牛肉沙拉

好多香料都靜下來了
忙碌地練習隱身術
作為一種垂釣的默契

專門避開同學眼光的牛肉沙拉
瞄準瞬間預備炸裂的
凝視
在蘊著水氣的鏡片後
在黏著汗滴的髮梢前

穿著厚重夾克的我踩著
粗糙的詩句
來回移動韻腳
作為一枚枚急切的餌，你們摩擦著身上
厚厚的絨灰好奇
渴盼擰乾滿滿的相信
能晾曬在一盞午夜的燈前

很久很久的以後
我才找到
跟上媽媽飲食的從容節奏

日拋香料

稻米草是日拋的
昨天繾綣無法移動今日星圖
鴿子把羽毛歇在高高枝桠上
輕輕釣起一顆
明晨將誕的露珠

紫蘇葉是日拋的
沿著九曲橋蜿蜒走過玻璃長廊
鴛鴦跳進七彩折射的夢裡
優游
如兩滴驚嘆的夏日
日日的波長不同

薑黃粉是日拋的
從白羅曼鵝伸展的頸項深處
時光慢慢走
昏黃的記憶漫漫染
染成滄桑昨夜與
幾聲長鳴互和

整碗薑黃河粉是一盒日拋風景
晴天時攤開自己的微光
成群的虎錦鯉朝閃爍彼岸泅泳
排列卷卷溫柔詩集
陰霾時關上腐濕的百葉窗

躲在每一扇木窗邊緣
與躡手躡腳的寂寞私語
愛的時候河津櫻傾倒大規模喧囂的浪漫
不愛的時候連柳樹都沉默地把秘密忍進冰冷的湖心
我們依偎在順化香茅的心頭上
日日感受母愛迥然的溫度
學會是明白
一種擁抱母親的理解

甘蔗蝦

一節節甘蔗聚焦了
銜著瘀傷的成長
穿針
慎重結出等距的果實如繭
被汨汨血脈灌溉過的水路
滋養成甜蜜的鏡頭
寸寸逼視流光

母親住院後總是夢見山洞
在絕暗崎嶇裡在冰涼青苔的撫摸下
一洞又一洞朝我呻吟著
我揹著母親奮力跋涉
穿越那些傷害彼此的淚河
蹂躪那些乾枯殆盡的心結
不管出口多窄
只要一線光
抓起一簍蝦跟命運擲骰子
倒退也是前進

母宇宙方程式

滾燙是之後的事了

曾經

日子如一片薄荷葉

熠熠抽長

新嫁娘們微笑持著成千上萬的小紅燭

擦掉一朵又一朵現實雲翳之後

希望就在遠方瑩瑩地亮著

洗切剝揉撕炒的前奏閃過隆隆刀鋒

母親們快速移動於菜市場與辦公室

以甜軟伴奏擠出晨曦口味的沁甜母乳

即使從夜霧裡走來的一把薩克斯風

浪漫地吹響半杯酣眠於炭星的

咖啡香 而妳萬萬不能喝

在夾窄育嬰手冊叮嚀中

妳喉頭扣上鎖

被一座蕩蕩母愛拴住

僅有一小截舌頭

專屬鍋鼎的滋味

幾個小時前剛剛被冰糖擦亮

記憶滾動成球

揉捻著很嫩的痛很新的香

往山川雲霧的掌紋裡鑽

往世代傳承的血管裡游

公轉自轉成
香蕉花跟檸檬葉交疊著的
另一個玫瑰銀河系

陶鍋魚

如果山的記憶潮濕了
湖水就溫柔地撐起她
綿綿的身影
讓文火般的陽光
一字一句地將昨日熨燙開來
魚鰭在那裏

如果身子冷了
山巒就鑽入水的胸膛
給一個殷實擁抱
讓汨汨情感沿著波紋
找到愛的肌理
魚鰓在這裡

最好的時光已經在那裡了
山擁攬著水 水環抱著山
魚露 辣椒 椰汁都在
那裡沒有張狂的刺與歪斜的眼光
便有了最美的故事

一碗愛情

根據神話

妳持續採集玫瑰花園的

香氣，供初春吸吮

吐息

揉一寸小小悸動製土

拌幾匙涓涓甜暖舀入

雙手拱起 輪廓成型

聽完彼此熾熱誓言曬傷半邊耳朵後

於是共享了微醺的幸福疤痕

沿著戒圍的十倍寬度開始素燒

他拿捧花束緊了顫音 從指尖的蔻丹開始

施釉 一筆接著一筆

風景搖曳進碗底

堆積氤氳雲雨

熬煮青春限定的承諾

溶入湯頭 撒點細香蔥與羅勒

有時恆常的愛情

不過就是一只陶碗的哲學

老夫妻各自擁有自己的記憶

他的滷肉飯加蛋 妳的越式酸辣湯

然後，永遠願意獻出第一口

也習慣默默解決對方剩下的一半

樹薯糕

沿著頸椎一路滴下的
母愛 滂沱如暖陽
慢慢烘焙著
大地色詩句
一朵 一朵
收最美的隱喻
攏成身上
迤邐的秋色

從懸崖邊上
使勁拋下的半把椰香種籽
終於孵出
一叢喧囂的優雅
用鰓吞吐著
水中倒映的理解

在冷與熱之間
留下一只耳朵的空隙

坐在美裡
彎起羽翼練瑜珈
融融的藍紫踩住尖新的瓷粉紅
不消月光啼叫
用一線星光
把暖暖的夕陽
柔柔針醒

青春信仰

——咖啡布丁

一滴露營的咖啡坐在時間背面
穩穩地握住記憶
累積了四百響的聖誕鐘聲之後
才從海馬迴的髮髻
緩緩滴下

滴在牧場的圍欄
滴在相思林的樹梢
滴在乳牛每一攤灼亮的奶汁上
夜來，母親捧一杯比月光更醇厚的
布丁 溫潤甜和
潑灑在舌根的十字架上
祭奠青春

爲妳朗誦，一碗樹薯薑豆花

在白露與秋分尚未交班的時刻
妳已經從樹下背回一球球圓熟的
沉甸甸句點，將橙色秋天了結
如一枚魔術骰子
輕輕擲出
便是整季夏天的閃爍
鎂光燈離不開這豐盈的
風景，承接它們流沙般的壯麗
把妳們的一生瞬間照亮
乳白色的苞銜著少女夢
反覆啄去善於啃噬的小蟲子
鵝黃色的花綻放著母愛
順著生命的紋理削去硬皮
然後就點亮一盞盞溫暖厚實的
燈籠
靜雅賢淑地端坐在每一浪糖水中
濃縮了晚霞的芳甜天空的香軟
妳的故事越來越長
寂寞越來越短
攝影家們魚貫躍入風城
泅泳到最清朗的位置
抓住瀕臨燃燒的角度
瞄準詩眼
穩穩地游過去
用一把懷舊的鑰匙

插入 旋轉
滄桑的鏽粉瞬間飄落
柔焦了逐漸擴大的汗漬
妳用花布袖套隨手一抹
畫面才又清晰起來
幸福是打了夕陽側光
折射了知足後
每一滴禪定的美
默誦響亮的祝禱
沿著餐桌的圓周縫隙
盛開柔嫩豆

茶香拼圖

之一 東革阿里

滾燙是之後的事了

現在

日子如一片新芽

熠熠抽長

我們微笑持著成千上萬的小綠燭

希望就在蜂蜜森林裡瑩瑩地亮著

之二 玫瑰露

寫生一朵又一朵澎大海之後

我們一起移動

閃過隆隆機器的刀鋒

重新拾回椰殼和椰汁

重新翻出被歲月染色的羅勒種子

幾十隻手

綻放一芯二葉的紅艷玫瑰們

之三 荳蔻水

從檳城走來的

蜜綠

透著薄薄晨曦的沁甜

一路從生活的刮痕中琢磨到雨後的彩虹

滴回自己心中的
浮羅山

之四 仰光奶茶

足跡沿著雪花
依照連通管原理寂寂奔來
擁抱月光
在宏闊的小壺中
喉頭扣上鎖
被一座奶香
蓊蓊拴住

之五 雷公根汁

僅有一小截
靠影子呵暖的陽光
幾個小時前被冰擦亮
幾個小時後卻酣眠於炭星
孤獨沖了一壺山影
邀杯子來品茗藍曬過後的
松葉色餘韻

一盞又一盞
往山川的掌紋裡鑽
往雲霧的血管裡游
轉成半球狀的
小宇宙

綠，慢慢融入光
在舌尖
倏然亮起

餐桌上的都更案

在河粉還沒加檸檬葉之前
羊齒蕨每天沾著剛甦醒的露珠
沿路剪開路的截口
為我咀嚼出一條孤獨小徑
寂寞的蛹掛滿
通往曬在屋脊邊的學校

在烤肉還沒加香茅之前
曾經有一座小小的湖
關閉天光雲影的抽屜
讓小魚們的胎心音 刷著無聲和弦
春往秋去 夏走冬別
沉默彷彿沒有租賃期限

在春捲還沒學會油炸之前
壕溝橫在我跟爸爸之間
站在陽台就能狩獵半輩子分泌的荔鬱
容積率顛倒了公式
計算出喪偶的截角
恰恰與傾頹的青春等高同寬

後來
阡陌交錯的香料孵化了死氣沉沉的餐桌
拆遷邊緣之外
記憶的浮標

一疊荒涼過曝的老照片自動柔焦
而裹在芭蕉葉裡的柔軟米糕
讓日子清新起來

味蕾別

匍匐在浪裡的
米螺說
只要記住心裡的經緯
就能痛飲江湖
把月光嚼成錠劑
消除思念的腫瘤

咸豐草殷勤地探問著古井的
倒影深度
攀住一節乾癟的藤
熬煮自己
宛如虔誠一管信仰
在十字架前
注射夏天的火

小船破敗地
栓在雨開始下的時候
一隻冰棒
點滴著舌間的心電圖
陶鍋雞 鮮蝦春捲 香蕉花沙拉
儀表上來回奔走著
鍋鏟是聽診器
拉過來一岸哀愁的風景

黨蔘雞鍋的氣味

最早的一碗

是開脾健胃的

時而佐雞翅 時而熬雞骨

母親說：脾胃好了，食慾自然開

最苦的一碗

是濃黑苦澀的

聚焦青春所有斑斕的色澤

以逆光的姿態搶拍一顆成熟的果實

外婆說：女孩身子壯實，子嗣自然來

最補的一碗

是產後調理的

在痛痛痛痛裡悠悠醒來

婆婆媽媽的愛蒸餾成這碗

日日敬慎飲下

在身體裡的血脈中奮力拼圖

扣緊最後兩隻溫暖的乳房

孩子輕輕一吸吮

甜馨柔軟的詩句便吟吟誦進

他臉上小小的酒窩裡

巴東牛肉

鑽石婚剛過

老賀突然被一條塞住的血管絆倒

攤成病床上的

蜷曲枯葉

一向溫文嫺雅的賀媽媽

開始尋找恐懼的出口

先是狂哭 企圖躲進汪洋淚湖

再來咒罵 粗暴地將每一寸親人相處的空隙

用怨怒字眼填滿

兒子媳婦走了

女兒女婿也走了

甚至

她覺得自己也像一座停電的電梯

在午夜裡陰森地走著

快要成為時間的曠脈

最後 她僅剩一袋抗憂鬱症的藥丸

以及逐漸發芽的飛行念頭

為了兌現年少的夢

賀媽媽開始研究起家鄉的牛肉味

吸滿了香料和椰奶精華

吮盡辣椒、香料、椰奶和牛肉油脂

鮮橘色膏油輕柔地擁住所有香料

即使在微弱的燈光照射下
也能開成一朵不凋的香花

失去譜線的賀媽媽
一碗一碗把快樂音符找回來
填進記憶防空洞中
那年，老實的小賀來到印尼
曾經許諾過有一天要載著她到雲那邊
等了五六十載
老賀歪斜的嘴角再擠不出任何承諾
但賀媽媽終於辦好兩本護照
這一次
換她帶老賀飛去記憶那邊

等待收訊

——香料店回憶錄

大把大把被拖曳進來的
蒨鬱天線
在城市錯縱的發展筋絡中
找尋與那片屋瓦等高同寬的
共振頻率
跟媽媽曬的月桂葉一起
平行冬陽的面積

薑黃葉是一種疏通
祛風解毒靈魂卡在一節火車前的
幻想堰塞現象
手扶梯盡頭豪宅看板裡
美麗女明星優雅地躺在擁有百萬水景的浴缸中
舒展如一莖開滿花穗的荳蔻葉
戴著巨鑽的手
輕輕地揉散資本主義日日撞擊出來的
瘀青 分期著荒蕪三十年的痛
嘗試一遍遍都更童年的記憶

習慣浸在青草香的巷弄路燈微弱地
從老屋剝落的壁癌縫隙
探照出一串串明目強肝的
山葡萄
以便看清楚每則徵才報訊

仁當拼圖

——側寫印尼香料

妳從未見過不流淚的畫面

喜鵲紛飛

滿天新洗的蔚藍

沾露的胡椒花以及

上萬盞辣椒燈

你從未走過不蜿蜒的人生路

像一年一度的重逢

像被幸福麻醉的最初遇見

小小的光

疼痛地被蒜頭

點燃

身世如大霧的

青檸檬葉成為一面

透亮的鏡子

映照出青春的浮水印

成為海關驗不出的

走私品

顯然，小心翼翼地

亮在洋蔥最完美的弧頂還是好的

如果命運錯身

之後便連一則淒美的傳說都失去

按下倒帶鍵也無法重返

薑黃空有半節
乾枯蠟燭
卻面對一部沒有字的愛情
缺乏縫隙
什麼也無法正常供貨

我坐在窗戶旁邊用寂寞造雨
用你的誓言來調我的味
愛情從屋頂逃跑時
我只能抱住可樂上
漂浮的
冰塊

拋光米雕套房的窗戶
電鍍鏽蝕文案的艷彩
青春落下來
成為羽毛最輕的
樣子

沿著胡椒粒搖落
星屑般的苦甜
我們總是習慣閉上眼睛
聽見寂寞呼嘯的安心速度
嗅聞藤蔓斑斕的匍匐星圖
接收懸掛在葉緣絨毛上的
綠色訊號

無法剝除的生活

—— 只要一碗薑黃飯

撩起湍急湧流
涉過芭蕉葉縫
通往你
最恬靜的上游
划開如瀑奔躍的城市寂寞
抵達你
最滄桑一顆肺泡的扣洞

世界小如一片小小的
蜷曲的辣椒芯
我輕輕炒進飯裡
然後就是深冬雨夜
深暖的馬鈴薯擁抱
和艷橘夕陽一起傾瀉而出的
辣醬小魚乾
慢慢洄回舌根
輕輕吸吮微苦帶麻的
刺痛愛情

微風甜過一株百年老樹
每行細瘦的古老弔文款款穿越竹影
踩過火苗趾尖
驚起了滿地悲傷的
鳥啼啞啞

那是你遺失回家鑰匙而喊不出聲的疼痛
燃燒成
遊客鏡頭裡已然定焦聚攏的
一束豔豔晚霞

整個季節的謊言都熄滅
只有真理
還灼灼地醒著
被舊瓦上的露珠懸在胸前
閉上眼睛
假裝勇敢

潮間移動

——婚姻與人生

一顆螺

不管喜不喜歡

生在哪顆岩石上

那兒就是它的家

在強勁的風裡長大

不管討不討厭

每一個島嶼之女

出門前 包好蒙面提上水桶

跨上機車如駕馭一匹汗血寶馬

幾分鐘就能站在潮間帶上

從每一滴海水裡

看出三餐的豐景

有些海膽記憶萎縮後

只剩小小的刺尖還有知覺

妳 在潮水的敘述裡

拼湊出一盤最生猛的

青春

一天最多可以拖回上百顆

張揚的果實 狠狠地

把低收入戶的補助註冊單刺破

從月色的銅鏡裡
妳總能找到最寂寞的位置
在手心
悄悄讀取小管的訊息
一則又一則震動是浪
指尖回覆著幾代人前的摩斯密碼
是時候了
清甜情意為守夜的舌頭
紮一根長長的辮子
縮在船邊

北風來
紫菜就蹲在石縫裡
伸展季節的章回
海潮反覆搶印經典的篇幅
映著蔚藍天光
作為一種無聲的宣傳
在耳窩裡萌芽
妳閉上眼潛下水
點算每一寸綿長的隱喻
解開一生沒有離開的謎
浪來 宣示激烈的告別
在慈悲時刻
還給家中母親一個溼透但大口呼吸的女兒
讓衣櫃裡的新娘衣
也聽懂海潮的節奏
在蒙面巾解開之時

餐桌上

永不熄滅的海味

是我們練習又練習過後的

填字遊戲

被悲傷超時擰乾的雨

——羅望子酸湯

把花生剝成對稱的
風格 出貨與供貨
必須在翹翹板上拔河
綠辣椒伴唱
老歌的節拍從此拆遷為盲目琴譜
但藝術無界
豆子與玉米筍辦起火熱的
草地音樂會

一場淋漓的雨
濕透我
濕透隔海的記憶
越過一根湯匙
任性超時

比武時分

——奇幻椰漿飯

舌尖轉印

兩片芭蕉葉的清香

隨光呼吸的椰油

拌到飯裡，像風箏練習狂想

失去軌道的音符

在空中自在飛舞

油蔥酥與花生頂尖對決

香酥與蛋皮高手過招

有鍋的地方就有江湖

拿起鍋鏟自信張望

讓鄉愁有機會

問鼎盟主

酪梨汁

每種水果都有它的盛世
從開花 結實
細細研磨陽光 空氣 水
累積成為
味蕾上的礦脈

酪梨不是孤島
在台灣是布丁
在印尼是巧克力
他們都有原初的唱腔
給古老的歌譜
一枚鮮明的索引標籤

答錄機廚房

過時的演技也好
來歷不明的戲碼也罷
在這裡
只需要閉上眼睛
就能感受那些食物
能夠正確答對懷才不遇的
舌頭

鍋鏟的籤詩並不難解
即使有些無法觸摸的
顛簸
但植物是香的
是永不缺席的證明

我可以活在昨日的問題中
答錄今日的生活點滴
之三 以母為名



之三

以母為名



看不見的病史

媽媽病了

我採收九龍江平原的稻香熬煮

一座全新島嶼

在熟悉的熱帶雨林裡

遼闊葉脈計算了思念與愛情的最大公約數

媽媽病了

發現這些年圍裙的編年記事裡

春捲不是炸的河粉不加魚露

她覺得自己只是一片點綴爸爸的胡荽葉

時時必須註冊不安的經緯才能抵抗發黃

媽媽病了

國語閩南語客家語自成一組方程式

每一種語言有自己的地址

她卻始終含著自己沉默的門牌

假裝握有遲遲未下的關鍵棋

假裝自己八字夠重

被幸運鑲進命運飽滿的盛世

媽媽病了

缺席的娘家支撐出貧富的倒影山河

她短暫盛開過 在社會考卷的一則小小填空題上

卻因為無法將自己內心錯亂的國籍

根據因果完成正確的文意排序
被倒扣了疼痛的分數

醫生說

把時間磨碎

我們就是不坍方的天光

慢慢為媽媽舀出

人生最精純的

一碗甜

搭配復健科最珍稀的擁抱練習

媽媽就能很快從擱淺的齒槽中

找到「ㄎ」的發音

食己獸

成為一棵累累的麵包樹之後

妳開始裂帛出

第二隻分身

以巨獸臥軌的姿態

日日以拆信刀剖開

胸膛

一對乳房幫浦般分泌滂沱母愛

少女綺思則如隔世線香

只剩下半縷或者更少的

餘溫

勃勃肺片轉繹隆隆抽油煙機的

引擎快轉

每顆鏡頭都迅速吞噬各種欲望

懸掛一只仍在跳動的心臟懷表

每個刻度都對應著才藝班的上下課時間

妳把自己再碾壓成一枚小小的介繫詞

鑲嵌成脈搏裡

宇宙最初生成的肋骨

在時間的鉢裡研磨

針尖上活著

最終疼成一攤

愛的粉末

小獸們聚過來

靈敏俐落地舔食乾淨

守墓者

妳或你的一生從邊境走來
就註定了千里跋涉的指認
不管從經文裡抄寫了多少祝福
逆光的旅程從未結束

坐在蘋果樹上磁化自己的大腦
不想要發芽的果核該如何消音
不願意抽長的毛根卻總是淺眠於那些松針般的流言
健康教育課本中兜售過期的失效咒語
巫祝們在每根煙囪中搭好木梯
讓出一條希望的路
浸過道德煤油的火柴結了霜依然強勁
節氣坍方了啊掉進倫理天井
抓住一小截薄脆的彩虹旗
但不過是水蒸氣折射後的
墳墩豔斂

撚亮磷火
把嬰兒車推來
進行酒令般詩意的
撿骨儀式

牌位上
真正的性別穩穩地
凝視祖譜

愛的變形記

把河中的倒影
搖盪成
母親眼中閃爍的
波光

光在書城玻璃門中
熠熠發聲
讀我！讀我！
每一行字都呼喊著
母親的名

街角
法式麵包出爐的香氣
準點傳來
截彎取直的魔杖
揮棒

愛是全壘打牆上
不言不語的
鏗鏘

媽媽擅長做的事

鹹鹹海潮帶來
鮮活的烏魚
鹹鹹海風吹來
艷澄澄的烏魚子

冬來
一雙雙紅色的鞋子停泊在
土黃色的木板上
S M L 或是 XL
等饕客的舌頭來試穿
最柔嫩的
板型

在船上
媽媽是山吹色的歌手
在屋瓦上
媽媽是把自己傾倒的天光
把歌聲拌星子
灑落大海
再拾光
一寸寸補丁記憶

蝶影人生

小時候

媽媽用潔白的絲帶

繫蝴蝶結在

飛揚的髮稍

結婚之後

蝴蝶飛到腰際

成為下廚時綁住圍裙的

唯一裝飾

孩子落地後

蝴蝶又飛到背後

守護著沉睡的

美好馨甜

蝴蝶枕著孩子

孩子枕著背膀

一齊夢見花園

接下婆婆的鍋鏟

以及

雪堆般的板條

妳用油蔥酥 蒜末 韭菜和豆芽

拌炒人生

讓皎白的蝶影

也翩飛在客人的味蕾間

盛夏的琴弦

藉著玉來命名
本該有一種清朗脫俗的
命運
可惜 妳委身在
破舊的小提籃裡
跟老婦皺皺的青春
一塊凋零

昔日和月光一起吟詩的
旋律
妳還記得嗎
現在的人聲 車聲 公共建設的
嘈雜
一片片敲碎妳
寧靜的夢

老婦打著盹
任風砂在臉上
寫蒼老的詩句
而妳
站在盛夏的舞台上
如一朵酣眠的
粉荷
彈奏一滴不忍落下的
影子

常常，我以為那是一個名字

——陶氏彩和阮氏紅

陶氏彩和阮氏紅一起嫁來台灣

一個在北

一個在南

觀音鄉不產觀音

開遍荷花

四湖 當然也不是湖

倒是有強勁海風

海是最一致的起跑動作

陶氏彩等過了兩年

生了一個女兒

取名就做愛蓮

一個名字長得像詩了

阮氏紅告訴家鄉的人

我住在林東

這不是一個名字喔

生了一個兒子叫祐安

這才是一個名字

站站停車

從盛開到凋零

一個女人，四十歲的女人
是不是也浪擲了大把青春
在看車站前的大廳時鐘？

每天五點

她準時出門
帶著用剩菜剩飯隨意包的飯團
開啟了漫長的等待

也許

六點半有一個趕著開會的商旅人士
提著 LV 的公事包
還是會花六分鐘等他搜遍全身口袋找零錢八元

也許

七點五十會有一個一面咬著漢堡三明治的
胖學生 緊急上車
咕嚕咕嚕喝著可樂
而她
只能默默喝著水壺中的
無糖麥茶

也許

十點二十五會有一個外表冶艷身材姣好的

熟女 香水味比她先一步上車

必需趕十點四十百貨公司打卡

她總是忙著化妝

或是講手機

偶而夾雜一些名牌 昂貴餐廳

然後她必須找個麵攤吃飯

順便包一個便當到工廠給老公

完全不能超出七十元的總預算

也許

她注定等待

車輪一圈一圈轉

火車站前的時鐘也是

一圈一圈轉

至少

還能夠轉

完全沒有反抗等待的能力與衝動

溫柔冬瓜封

陶氏彩嫁到台灣
第一道學會的菜就是
冬瓜封

鹹鹹的醬油肉味
讓她懷念起酸酸辣辣的
南洋滋味
但婚姻就像蒸好的冬瓜封
綿密的城牆只是溫柔的
纏繞
只消稍稍一用力
便可推牆而出

但陶氏彩摺疊好自己的
故鄉記憶
依舊寧靜地
守著孩子
守著年輪般
流轉不停的
冬瓜封

時間之網

飲一口茶
母親依序放下六張網
鋪展成大坪數的
彈簧床
迎你 隨潮汐登陸的蝦族

一張網是一個夢
夢裡有房貸利息
有白米青菜
也有孩子們嶄新的作業簿
當然
還有外婆的一副老花眼鏡
關於那些顆粒很細的記憶
如沙，如影
還有她臉上亂刷刷的
皺紋
一定要好好看清楚
才能記到下輩子去

蜷曲的哀愁

夏天

漫天飛舞的蒼蠅點綴著阿彩的夢
夢裡有雞排 滷肉 以及無限續湯續麵的牛肉麵
麵裡沒有乾癟的
記憶塞滿胃

秋天

無奈的葉子落下
跟陽光一起插在阿彩蓬鬆的髮間
野犬舔噬自身的悲憫
翻身
把一則獨居老人餓死的新聞
轉印到
自己的臂膀上

冬天

陽光在雲外 霧外 霜露之外
冷鋒孜孜敲打著
火車軌道
整座城市的鍵盤都變成
白色
而阿彩
安靜地在牆腳
蜷曲成一首
失去嬰啼的
寂寞的詩

澆熄夏焰的那雙手

——媽媽牌愛玉

遠遠地
晨曦透著窗的毛細孔
揉來
一顆又一顆
吐著泡沫的愛玉籽

循著母親手上的
青色地圖
吞吐著
原鄉的澄澈記憶
在水色中
凝結
一方又一方
浸滿涼意的
棋子

在發燙的舌尖
快速滑行
暢快地
將夏焰一軍

熬煮寂寞的滋味

本來
堅韌的青草緊緊握住
土地的手
失去視網膜的父親不曾抱怨什麼
還是靜靜陪在旁邊
和母親一起熬煮青草
不時還會提醒
水滾出來了喔！還沒加糖喔！
耳背的父親總會複誦一次
用極大的聲音喊

就在老屋改建的那年
父親忽然被一支發炎的氣管纏住
笑也笑不出來
哭又哭不起來
才半年
母親就剩下屋角
一堆堆曬乾的青草
每日每日
熬煮著寂寞的滋味
偶而
也會扯著喉嚨大喊
水滾出來了喔！還沒加糖喔！
但
只有海風呼呼的
回應

極鑽之愛

妳是天使的淚
染過三百六十道虹彩
終於
褪去一身艷彩

任風霜
雕妳以八心八箭的
光芒
鑲在一簇又一簇
翡翠葉間

藏在時間岩頁裡的
信物
等陽光來頌
一紙 GIA 認證

隕星的告白

作為一顆遺落的星
母親必須很努力地收斂自己獨特的光芒

把甜沁沁的雨露一路接回
懷前吸吮
把燦亮亮的陽光細細篩落
鋪一床寧馨的被衾
乳汁如海潮般
擴湧
 噴盪
 翻騰

而我
作為一顆 8.9 度的綠色二代小星
在微風中
徘徊於枝頭
等待殞落的時刻來臨
也把昨日尚待宣傳的自己
交給
另一方土地

田間手語

一籐又一籐
略帶細刺的枝條
蔓延開來

妳掀開斗笠
驅趕著夏日的
燥熱
這一粒粒拇指大的
燈泡
正要燃起
下一季的
希望

騎著腳踏車
踩著朝日 踩著夕陽
捻來一壺青草茶
熬煮時間過後的
琥珀色消暑秘方
啊
一個手掌的涼意

秋天過去
這些小燈泡就會像雞蛋一樣大
編年著一年來的
美麗時光

從邊境把綠色幸福
懸在娃娃車前
大方地展示

無界詩展

晚風輕搖著蕉扇
一陣又一陣
唱過綿柔的搖籃曲
雨裡 霧裡
淅瀝瀝 滴答答
滴答答 淅瀝瀝
聽陽光吸吮成長的淚水
化作
母親額邊各種奇幻口味的
汗珠

晨曦下用鐮刀
俐落地收成
那掛在月牙上等待編排的
意象
細細摺疊成
一簾一簾金色的
詩冊

迎著藍調節奏
站在自己的菜市場頁碼裡
舉辦詩展

新居留證明

翻開濕黑的
泥土
一頁 一頁
菊島的歷史是
淺淺的海菜紫

駁駁的斑紋裡
有匍伏百年的
足跡
四面的玄武岩圍我們成
一方小小淨土
讓不曾失眠的血系緩緩地
隨時光流

浮動在玻璃杯裡的
仙人掌冰 一球球
是佛的念珠
轉動
丈量著夏天的溫度

至於米飯的熟度
就留一截小卷慢慢攪拌
喚醒味蕾的
每一吋神經

隱身術

媽媽是一頂笠帽
總是柔順地倒扣著
如被現實掏空的粽子角
隨時承接滂沱的淚水
以及親族家鄰紛呈的歧視眼光
然後默默順著夢的截面
淌回那湄公河三角洲
滋養著幾個小舅舅瑩亮的笑語

媽媽是一朵桃花
艷燦燦盛開過越洋綺想後
泡爛在爸爸的酒杯裡
不像蝶豆花枯萎後還能變幻絕美色澤
腐朽氣味終究撕裂窄袖長袍的柔媚
沿著銳利酒瓶蓋
嚙咬掉半幅家鄉地圖

媽媽是一碗峰迴的牛肉河粉
奮力地泅泳過薄荷、胡荽葉、羅勒堆疊的海峽
在抽油煙機隆隆掩護下
迅速把邊陲心事
寫在薄透米紙上
等外婆沾幾滴魚露來顯影

媽媽是一截失根的舌頭

在閩南語的重音前
打著神秘旗語
齒槽內部凝結著明淨願望
月光下 我們躲在媽媽口中
以逆屈姿勢重新胎動
癒合一串澎湖島上
明麗而怦然的心音

爲母親做衣服

描圖

拿起粉筆

在深深淺淺的月光下凝視那些

潮濕的記憶

母親拿著藤條複印

一張張完美的成績單

我把夢想狠狠壓成一片壁癌

剝蝕自己岐生的幻影

此刻 佝僂的母親的肩線歪斜

接近命運扔給我的內角變化球

在有限縫份裡擠壓著愛的打擊

裁布

過去母親也總是精準地將我們裁剪

修去奇思幻想

剪去柔軟的芽

維護溫良恭儉讓的一畦田

牢牢地把我們種進畝畝的格子布裡

挺直背部 練習成為順直稻禾

此刻 母親躺成一把寂寞的尺

毫不忌諱地日日丈量死亡的長度

我大膽地挑出一匹狂放的不規則幾何圖案的花布

希望把整座春天的溫暖都攬來

車縫

午夜的裁縫車隆隆響著
彷彿一個熱鬧的節慶祭典
沿著縫線走
母親的期望在那邊
我們的陰鬱在這邊
穿越親情亂流的險灘後
一切終於靜下來了
剩下點滴兀自垂下喧囂的淚

開扣眼

母親住院後
總是夢見山洞
在暗中的崎嶇裡在冰涼青苔的撫摸下
一洞又一洞朝我呻吟著
我攜著母親奮力跋涉
穿越那些傷害彼此的淚河
踩踏那些乾枯殆盡的殘荷
不管多窄的出口
只要一線光
肯定能過

縫鈕扣

一顆顆鏡頭聚焦了
銜著瘀傷的成長煩憂
穿針
慎重縫下等距的心結如繭
被汨汨血脈灌溉過的水路
引出兩片翅膀
顫巍巍地拍擊出一直未說出口的
感謝

熨燙

沒有永不平息的怨了，真的
我們都曾伸長頸項
渴望一個深摯簡單的擁抱
卻老是嚎啕地背靠著背縛住彼此
如今
白髮在母親額前雲起
各式管線如蕾絲在母親身上滾著花邊
我在她手心輕輕用一把鑰匙
慢慢刮去久病不癒的焦慮
萬頃琉璃透出光來
讓每一個結穴處的傾聽全勤
媽！來！穿上新衣服！
我們準備回家吧

爲妳種翅膀

這雙翅膀

讓我爲妳牢牢地 種上

帶妳從廚房的排氣孔飛出去

從課文裡的節義教條飛出去

從蓬蓬裙背後的絲帶飛出去

最遠最遠 也許有另一座島

不再有窒息的粉紅泡泡把妳困住

屆時 再輕輕脫下

這雙翅膀



祝福

從女兒男友無預警地把一只戒指
擲進農民曆宜嫁娶日子那天起
喜餅型錄婚紗包套新娘彩妝的各種訊息
瞬間被小碎鑽照亮
而年邁滄桑的面孔逐漸褪去
在新人光潔神采的對仗之下
我們默默地拾撿起衰老過時的韻腳
循著時暗時亮的月光
盪回那條熟悉甬道

「爸媽！你們幫我挑小時候照片吧！
最好是可愛一點的喔！全家福跟獨照都要放」
成箱的老照片在角落裡隱隱作痛
尚未萌芽的吸著奶嘴的被緊緊擁在懷裡的
每一刻度的燦亮的妳的笑容那麼多
心事隨著髮式變化多端之後
彼時親暱的香吻與依偎的索求那麼遠
親愛的女兒
要挑幾張美麗協調的照片其實很容易
但真正精采的畫面卻總在鏡頭之外

那是父親抱著渾身發燙的妳坐在床邊徹夜不眠
那是母親日日夜夜用生命之液哺育著瘦弱的妳
那是每一次受傷後痛心哭喊給予的疼惜之抱
那是每一回妳伸出勇敢觸鬚背後的堅實掌聲

那是大疊從夢的截面抽換出來的濕透尿布
那是溫柔從妳鼻腔吸出鼻涕的團團濃情

屬於父母的畫面總習慣藏在暗裡藏在痛裡
藏在窄窄的星月夾縫中

反覆用古老的愛 獨自沖印

晾曬在寂寞記憶的暗房裡

親愛的女兒

要忘記這些遙遠的感人的畫面其實很困難

但只要有妳幸福的笑容亮在眼前

那些鏡頭之外的隱形照片就任歲月曝光也無妨了

缺席

——一群偏鄉孩子的獨白

留下美麗的背影
老師們背起行囊往有百貨公司的城市去了

無人出席的返校日裡
只有掃把跟畚箕還牢牢記住自己的位置
班級牌上的導師名字新漆猶亮
但我們只能用等待寫下雲的白海的藍
偶爾蘸點眼淚來讓夏天更藍

無人簽名的註冊日裡
小小的班長站在講台上
收齊了充滿皺褶的沉重繳費單
但我們只能用沉默反覆抄寫去年的歡迎歌詞
奮力搶幾枚快樂的音符

校長說：可能我們太偏僻太遠了！
所以沒有老師願意來
但電視新聞上說：光是遠赴澳洲打工的年輕人
一年就有十萬人
主任說：可能我們一個月三萬的薪水太低了！
所以有的老師覺得不如預期
但雜誌報導上在表揚的那些傑出青年大學生們
連非洲部落都願意免費去教

美麗的問題如花
朵朵綻放
繡進記憶的海馬迴胸口
我們每天都在選取一個不疼痛的角度
仰望天空
揣想著彩虹何時出現

僵直的脖子需要換氣
偶然 會有某些基金會像送子鳥般
寄來幾箱寂寞的書
拍一些溫馨的鵝黃色照片
握握我們的手然後激動地離開

開往這裡的火車從未鳴笛
但我們的瞳孔總是被黑夜磨暗
磨到很薄很薄
幾乎看不見月光
只有蜿蜒進夢裡
才有機會入侵那
很亮很亮的遠方

記憶交接

牆上舊照片亮出過期的青春
水漬把漫長等待細細磨成粉
一半裝飾壁癌
另一半留著和麵

母親們站在海岸線上
就有了種被遺棄的落寞
鄉愁一咳
揉出老家的波湧
紮紮實實在裡面發酵著
模糊情緒

母親們收回曬在窗口多年的脖子
沿著島的曲線改道切麵烙餅
把從前懸在高空的心一顆顆摘下
滷整鍋滿溢的濃郁湯頭
殷勤地掛上招牌

思念不再郵寄於隆隆的浪聲中
錯縱的巷弄鋪展另一條航道
在日月微光 爐灶溫火間
轟然與風華交接

複印

——側寫一位印尼看護

Aninda 喜歡推著阿公的輪椅
每天走過長長的小路
轉進廟口、市場
蹲下來，用生硬的國語跟小攤販買菜
從文石的縫隙裡
找尋記憶中的熟悉感
彷彿，飄洋委地的泥土
和印尼家鄉的顆粒相同

新的雇主極滿意 Aninda 的伶俐
每次化療完的阿公總是吐得滿身滿地
她二話不說跪下來，細細擦拭所有穢物
溫柔地，用微熱的毛巾安撫阿公每個震顫的毛細孔
想念在微光中靜靜流轉
海的那邊，她那未滿周歲的孩子或許也還在吐奶
Aninda 笑著把手裡的浴巾繞成一朵肥肥胖胖的玫瑰
在臉盆裡 看它緩緩綻放

帕金森氏症一天天奪去阿公的飲食自主
Aninda 親手縫了素樸的圍兜兜承接漣漣的口水與湯汁
清晨，她用排骨、香菇、紅蘿蔔熬好濃粥
午餐，她撒吻仔魚、薑絲、豆腐煮成麵線
傍晚，她將紅棗去籽、剝好桂圓乾泡養生茶
晚上，她煨好土雞瀝去油脂，奉上一碗誠敬澄澈的熱湯

面對全家感激的情感襲來，Aninda 只是退回小小的行軍床
靜靜地，繼續摺疊她汨汨的愛

每一次爐火開啟
鍋鼎皺縮的對話
指結推擠著指結
Aninda 的母性意志便被引燃成明亮的風景
把台北這邊黯淡的殘枝照醒
把印尼那邊初萌的新芽呵暖
在生命的最初與最終之間
幸福地穿針引線

飽和的房間

——給所有的母者

之一 窗

輕盈木紋也可
或者是飄出鑪香的鐵框
妳盡力把慾望刷去
留下場景留下光
讓希望 透進來
孩子的瞳孔縮小成彈珠般
繽紛小宇宙

之二 水龍頭

越勢單力薄的
埋伏越大水壓的功力
無論是淚或者愛
妳踩著現實塵尖猛然躍上嶺顛
施展磅礴卻漫長的
結繩記事

之三 馬桶

一度想要沖掉
那些因沮喪而被攤開的
失望 惆悵 與憤怒
然而妳卻總是坐成一份遺囑
嚼過風辣雨辛
刪掉潮濕的軟弱字句
留下最強硬的預言



之四 吊燈

妳常說自己是盜版水晶
掛在命運的天花板上
盡是亮晃晃仿古的
燐火
不能燎原
只好消化自己的殘光
像導盲犬
守護安全的界線

之五 床架

咬住床單
含著軟墊
妳把十級暴風圈在外面
沿著洋蔥自轉
用信念
烘暖一朵酣眠的閒雲

之六 腳踏墊

聚攏所有奔波的腳印

磨碎

追捕塵灰 通緝泥濘

重新草擬一條乾淨爽朗的道路

妳自願守著

他們頭也不回的告別

之七 門

直到一把鎖

歇斯底里地懸成問號

妳戴上面具

表演最強變臉

一秒閃過所有的心酸不捨擔憂與牽掛

沖洗出滿是祝福的

笑容

對照記

——記一位溫柔的印尼看護

Intan 脖子夾著一把傘
推著八十歲附帶三根管線的阿嬤
漫步 在雨中
走成一扇陰鬱的極光風景

風景裡 她必須一直走
走向那條老街
繞到舊車站前的平交道
讓老阿嬤的記憶可以順利搭上車和阿公一起並肩坐好
及時打開一個泛油的台鐵排骨便當
共挖一匙青春光影
等時間來催熟隔世的等待

Intan 一點也不覺得厭煩
因為她也可以把長長的思念嵌在一列列的島嶼上
穿行越山 飄洋過海
對準搖墜的木門 斑駁的半窗 鏽蝕的鑰匙孔插入
一把愉悅的彩色童語便流洩滿地

她總是不厭其煩地
跪在地板擦拭阿嬤溢撒出來的湯汁飯粒
宛如拾撿每一句孩子掉落的笑聲
細細收藏 逐一別在記憶的海馬迴上
作為關心孩子成長的度量銘記

費力將塵灰除盡時
每一格磁磚映照出她黝黑的臉
耳畔卻響起本意為鑽石的名字
Intan 不曾皺起眉頭
總是帶著微笑和阿嬤一起成為不怕風雨的晴朗夢境
如一趟擺渡著初生與將死的時差之旅
站在故事的背面凝視自己的遠方
把彼此視為最溫暖的同伴
無須擁抱，無須理解

撤守

二十歲那年
頭一個孩子出生
呱呱的哭聲在母親青春的盡頭打了一個
響亮的結
她俐落地拾起銳利布剪
一刀剪斷從亮麗青春走回家裡的捷徑
專心開始打起主婦生活的版樣

脫下時髦衣服
從厚粥開始
一勺一勺用愛勾芡的各種料理
絲絨綢緞鋪墊不足
金銀繡線穿引不出
母親滑膩的手開始習慣進入水進入腥
進入滾沸的疼痛
才慢慢通達孩子們嬌慣的胃
於是習慣躲進廚房
像進入子宮
扭開最原始豐沛的泉源
彼此生命才能再度連結

一進入青春期
母親更鑽進陶鍋
時而轉骨方時而四物湯
廚房總是飄散出濃郁的藥草味

女巫之靈在乾枯的森林裡熬煉勃勃的期待
鎔鑄成堆的豬骨如山的雞屍
企圖打通我們的每一寸筋骨
強健我們的每一個器官
蹲在陶鍋裡的母親縫著古老信仰
一顆顆如沸點極高的鈕扣

子女長大紛紛離家後
守著一碗河粉的記憶
簡簡單單的牛肉河粉蜷曲成守候的姿勢
在冰箱裡禪定
參悟生養的道理究竟是目送還是等待
哪一種離悲傷裂縫比較遠
好速速車緊縫線

直到歲月把衰老之線穿進母親的生活
病痛的拉鍊一下子倏然拉齊
她只能學一隻失語的蚌
緊緊把疼銜住
才不至於壓垮子女棉花糖似的幸福
夜裡 顛巍巍地起身
溫熱一碗雞精
偷偷攪拌半生的苦
慎重地喝下
神采奕奕地與月亮輪值
維持不被釘洞卡住的尊嚴
以及
堅守寂寞領地的韌性

有顏色的字

媽媽在學注音國字的時候
開始跟我說她從字典裡發現的
祕密

愛情其實是被淚水包圍的
淒美 黑色
婚姻像是一場在霧裡哭過的
災難 也是黑色

只有跟我們一起玩的竊竊私語
才是調色盤上的
風景
每一個字都塗滿不同顏色

我覺得媽媽是畫家
念頭一轉
想像力就像彩虹般流出來
永不斷電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後來的她們 / 游淑如著.--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府, 2020.12

面; 公分

ISBN 000-000-0000-00-0(平裝)

000.00

後來的她們

作 者：游淑如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發行人：張麗善

總編輯：陳璧君

副總編輯：陳美燕 侯博震 曾惠君

執行編輯：劉采玲

封面設計：陳彥伯

出版單位：雲林縣政府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310 號

電 話：05-5523196(圖書資訊科)

設計印刷：財政部印刷廠

地 址：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288 號

電 話：04-2495-3126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 S B N :

定 價：300 元

G P N :